



寻访寡妇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简云诺

4

万盛有个很美的袖珍盆地，名叫金兰坝。金兰坝有个很特别的古堰，叫“寡妇堰”，很多当地人都不知晓。

今年三月的一天，我和本地几位文史爱好者到金兰坝寻访寡妇堰。

1

我们驱车从万盛城区出发，过建设乡、陈家沟、魏家碛，站在山垭口，便能俯瞰金兰坝。整个坝子不过三四平方公里，被黄高山、大青山、插旗山、扁桶山、寨子山、牛口垭等山岭环绕，恰似天地赐给万盛的一块翡翠，小巧玲珑，通体碧秀。坝子中间有条小溪蜿蜒流过，两岸良田、鱼塘甚多，阳光下反射着点点天光。一群白鹭飞过村庄，似片片梨花洒在空中。数百人家沿坝而居，炊烟袅袅，生生不息。

眼前的景色已然不错，但同行中有人却说，旧时金兰坝风光更美，有罗星的文章为证。罗星，清代举人，道光版《綦江县志》主纂。罗星外婆家在金兰坝，他对这一带很熟悉，他在《桃源桥叙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草木际天，四望空阔。其中居人数十家，皆殷实，粉垣高屋，掩映于竹堤松坞之外。其东北诸峰，林壑美处，有瀑布，泉自东山张三塘源源而来，悬流数十丈，白映一村。”

罗星传神的文笔，把150多年前的金兰坝呈现在眼前，简直就是另一个桃花源。最令人神往的是那道“悬流数十丈，白映一村”的瀑布，恰似山水画里的一笔点睛，水光熠熠，摇曳生姿。这道瀑布，名叫三叠瀑，又名张三塘瀑布（因上游河道有三口深塘，河畔居民多姓张而得名），千百年来，滋润了金兰坝这个小小的坝子。

2

让金兰坝成为膏腴之地、富庶之乡的，是一位寡妇，姓秦，明朝嘉靖年间人。

说到秦寡妇，不能不提金兰坝戴氏。据戴氏族谱载，他们的入川始祖为戴鼎，就是明初那个修筑重庆城、设“九开八闭”之门的重庆卫指挥使。戴鼎后裔散落在綦江、万盛一带，其中有一个七世孙叫戴学，在嘉靖年间中举，先后任河南太康县知县、浙江处州府（今浙江省丽水市）知府。因原配夫人无育并早卒，戴学娶汴人（一说潼关人）秦氏为继室。后来，戴学病卒于处州府任上。秦氏携两个幼子大宝、大连，千里扶柩入蜀，归葬其夫于綦江沱湾花土岗戴氏祖坟地。

秦氏母子在扶柩过三峡时，不幸遇贼，大部分积蓄被抢，只剩一坛藏在衣被里的银子。秦氏安葬了丈夫后，带着两个孩子，来到距夫家七八十里外的金兰坝落户，由此成为金兰坝的戴氏祖婆。

那时，金兰坝人烟稀少，荆榛遍地，一个北方来的年轻寡妇，拖着两个孩子，在这个偏僻地界，人生地不熟，连生存都成问题，何谈安家创业？所幸，秦氏是一个内心强大、颇有远见的女人。在她苦心经营下，数年后，家业竟然兴旺起来，置有戴家湾、竹林湾、河洞口、小米厂等多处田业。同时，她还尽心哺育两个孩子成才，长子戴大宝后来成为国子监生。金兰坝戴氏家族繁衍数百年，根深叶茂，实肇自秦氏。

3

秦氏初来之际，金兰坝并不叫金兰坝，而是叫轻难坝或轻滩坝，她将该地改为金兰坝，取《易经·系辞上》中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”之

意。秦氏知书达理，将此地易名为金兰坝，以寄望子孙后人同心同德、共兴桑梓。

秦氏对金兰坝的最大贡献，是兴建了两道堰渠，人称“寡妇堰”（修筑于明嘉靖四十五年）。

当时，金兰坝虽有瀑布，但水一直白白流走，不能惠及农桑。秦氏后裔、清光绪年间庠生戴鼎结的《培修寡妇堰记》载：“金兰旧无堰，恭人（指秦氏）以诸田水涸忧。见瀑布下流，乱石横截，岩临十数仞，为区画之，鸠工治堰。上堰则飞瀑之下……堰于岩腹虹亘，崖壁轨流，其缺处架石桥飞渡，观者疑鬼斧神工焉。下堰则于下流叠石为之。二堰迤逦数里间，河西诸田是赖，盖四百年矣。”由此可见，寡妇堰有上下两堰，上堰在今青山湖大堤下、三叠瀑第一叠处，以开凿石壁、架桥引水方式而砌；下堰在瀑布底下，以堆叠的乱石而砌。两条堰渠长达数里，将水引向坝西山坡，浇灌了上百亩梯田。此文还记载：清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夏大旱，禾苗枯槁，周边饥民满途，而金兰坝兹境诸田所获，视往岁为稔。

在村里，我们与戴氏族人闲聊。他们说：“据祖祖辈辈相传，祖婆当年修筑堰渠时，花的钱就是那坛藏在衣被里、没被贼人抢去的银子。”

秦氏修筑堰渠后，金兰坝从此岁岁丰登，成为远近闻名的乐土。除戴氏一族在此繁衍外，后来还迁来了霍氏、张氏两族。数百年来，三族在金兰坝和睦相处，共享堰渠之利，很少有过纷争。三族瓜瓞

绵绵、兴旺昌茂，淳朴的乡风浸濡着这方乡土。如此看来，当年秦氏将该地易名为金兰坝，确实寓意颇深。

遗憾的是，如今寡妇堰已湮没在荒草中。

20世纪70年代，人们在金兰坝修建张三塘水电站，引水发电，瀑布水量由此大减；本世纪初，又在瀑布上游河道修建了青山湖水库，瀑布基本干涸。寡妇堰也年久失修，毁损严重，功能完全废弃。近年来，随着退耕还林，寡妇堰的遗迹被彻底隐去。

我们站在三叠瀑对面的山坳，望着满山草木，不知如何找到寡妇堰。向附近的村民打听，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有同行者曾于10多年前到过寡妇堰。据他说，在下堰一块石头上，刻有“古堰”两个大字，还刻有清嘉庆年间霍氏家族分水协议。他记得，当时有条石板路可直达堰渠。我们让他带路，结果在荒草荆棘中乱窜了一个多小时，最终也没找不到那条石板路。最后，我们望着近在眼前却早已枯涸的三叠瀑，只好一声叹息。

饥肠辘辘回到村里，遇到一位93岁的戴姓老人，耳聪目明、行动自如。他说寡妇堰已无路可去，然后带我们找到了秦氏的墓。墓就在村子中心的“戴氏陵园”，规制不大，较朴素，曾坍塌过，1992年由族人集资修复。碑文介绍了秦氏生平事迹，墓楣刻着“懿德永存”四个大字，两旁刻着“德行传乡里”“为善佑后人”两行小字。老人边鞠躬边说，秦氏祖婆修了堰渠，保佑了金兰坝近500年，后辈人永远记得她。

我们伫立秦氏墓前，也深深鞠了一躬。

从丰盛的暮色中走过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鉴

古镇名曰丰盛。丰饶的土地，茂盛的嘉禾，丰沛的物产，充盈的年光。它热热闹闹地繁盛过，也安安静静地隐逸着。

一脚踏入古镇，便像跌进了一段悠长的旧梦。

这里凝着厚重的时光，飘着小吃的香气，更流淌着热气腾腾的寻常烟火。它留存着老巴县最地道的重庆记忆，空气里满是岁月的味道和化不开的乡愁。

我是在暮色中从罗碛场口走进古镇的。刚到牌坊下，便遇见一群拍照的游客。我不解：“这里不是丰盛古镇么，怎么成了罗碛场口？”一位当地妇人笑着解惑：“丰盛是交通要道，一脚踏三县呢。罗碛、南川、涪陵、木洞，都有场口通到这里，老话叫‘长江第一旱码头’。逢场天，人挤人，到处是吃的、看的、玩的，热闹着呢！”

原来如此。古镇始建于宋代，明清时已是重庆通往贵州的陆路要冲，四方物产在此聚散流转。遥想当年赶场天，那场景一定热闹非凡。

街道两旁，多是一至三层的旧铺：茶馆、铁匠铺、竹编店、老式理发店、制秤的摊子……空气里飘散着淡淡的潮湿，晚

风浅浅，仿佛时光的手指在轻轻翻动一部厚重的书页。书页泛了黄，边角甚至有些发霉；连脚下的石板路，也长着一层茸茸的绿苔。唯有檐下悬着的红灯笼，添了几分鲜活的暖意。

暮色升起，白日的喧嚣渐渐沉淀，街道变得清凉而安静。深宅大院默立着，店门前偶有闲坐的老人。时光于他们，仿佛已经静止。白发银须里藏着一生的过往，皱纹舒展出风霜后的从容。十字街65号门口，一只黄白花狗拉长了身子躺着，屋内的灯光透过大门照出来，一道亮黄让人心生温暖。花狗儿神情自在，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呼唤与拍照，全然不理。

转过街角，一座碉楼巍然矗立，暮色中如气宇轩昂的巨人。这里便是“十全堂”。一座带天井的四合院，典雅古朴，几株三角梅在院子里热烈盛开，火焰般将黄昏点亮。这里的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、每一处雕花、每一张木椅，都在无声讲述着往昔的传奇。日子在这里层层叠叠，也在这里悄然焕新。两位女子下楼抬东西，看见我，热情介绍：这里以前是镇上声名显赫的乡绅刘祝山的商邸，是商会雅集之所，也是明星刘晓庆外婆的故居，现在可住宿餐饮。

走出十全堂，外面的店铺零零星星亮起灯，信步而行，石磨豆花、郑氏卤味、合义顺记豆笋……这些招牌名号隐隐浮现，传递着数百年的滋味，也蒸腾着老巴县最浓郁的人间烟火。杨三图面、邹记烧烤

酒、石对窝糍粑……各式旗帜在微风里轻摇。尤其是那来自非遗的“丰盛扎包”，散发着别样的诱惑。

“赶场天那才叫好耍！”坐在门边的本地人对我说道，语气里透着由衷的自豪。

赶场天的清晨，古镇在一缕缕炊烟中苏醒，开始了琐碎而蓬勃的忙碌。食物的香气在空气中交织、弥漫，钻进每条巷子、每个角落。豆花铺里，大锅咕嘟冒泡，老板从容点下胆水，轻轻一漾，便凝出一锅雪白娇嫩。对面的挂面师傅，早早将丝绸般的面条晾上长杆。做怪味胡豆的，打糍粑的，脚步杂沓，人影晃动，人声渐渐鼎沸。炊烟袅袅升起，腊肉香肠的咸香扑鼻而来，勾人涎水；自制咸菜麻辣爽脆，米花糖酥甜即化，四合胡豆咯崩脆响……儿时记忆里，父亲赶场归来必带的“扎包”，在这里都能寻见。

浸润在丰盛的香气里，便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愉悦与安宁，整个人被烟火熏得微醺，身心轻盈欲飞。

这里还有许多老手工艺和非遗老味道：手工制秤、弹棉花、乱针绣、烟熏豆干、土法酿酒……每一样，都是时光淬炼的智慧。

老茶馆的木门“吱呀”推开，茶客陆续到来。一碗清茶，便隔出一方静境。三五老友，龙门阵从家常琐事摆到家国天下，一样活色生香。不知不觉，半日就在茶香里悠悠溜走。

孩童背着书包跑过，老人起身打理家屋，女人照看着生意，男人或守家园或走远方。在这“一脚踏三县”的边陲小镇，生

活有着各种可能。

檐下的栀子花开了几朵，远望如停歇的白蝴蝶。巷中走过，目光饱饮这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仿佛进行着一场人间最美的游历。

灯一盏盏亮了。光晕像一双双温暖的手，轻轻抱着略感疲惫的古镇。淡黄的灯光洒在青石板上，拉出长长的人影。偶尔有晚归的人，披着一身灯笼的暖红，沿着石阶上下，步履里是回家的安然。巷口有两个半大孩子低声说话，听口气似有些微醺，也许是偷尝了伙伴家的酒，趁着月色，摇摇晃晃往家走。

几只归燕呢喃着在空中盘桓，最终没人檐下。不远处稻田里的蛙鸣，清晰传来，撞在老墙上，回声清脆。

夜深渐，万籁俱寂，小镇在宁静中孕育着次日的新鲜与美好。

走过丰盛，总有一种恍惚——时光里，流淌的是最安逸、最闲适、最自在的生活本味。家家户户的小日子就这么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过下去，真好啊！这老巴县血脉里最重庆的滋味、这些小吃美食、这种怡然的日子，牵动着人们心底里最浓的乡愁。